



图文无关

从住房看新中国的的变化

■ 张祥喜

我是西华县李大庄乡张柿园村的一名普通农民。新中国成立那年，我11岁。1950年，我们家9口人住在6间破草房里。兄弟三人，按旧社会的传统，我应分得两间，因我是家中老小，未成家，就和母亲住在一间破房里。这间房没屋山，檩条插在堂伯家屋山上。这间房我一直住了十几年，结婚也没变。

后来，堂伯家扒房，我只好用一根立柱打上“拨浪鼓”，把檩条顶起来，是房也是棚，风雨挡不住，屋内白天夜里太阳月亮轮流照射。一天夜里，风雨交

加，我连擦5根火柴未点着灯。女儿哭闹着说：“妈妈，不点灯咋睡觉……”妻子哭了，我也唉声叹气的。

形势逼人，我求亲靠邻准备填坑造宅。生产小队帮我托坯、打墙，还给了麦草，友人给我解决了檩条、椽子的问题，就这样建了两间瓦顶檐草房。第二年又接了一间，接下来的两年里，又分别建了一间大门和一间厨房，赶上了当时的住房水平，显现了大集体的优越性。

1976年生产大队划分宅基地，我分到了一片新宅。首先，我建了4间浑砖瓦房，以后的3年里，盖了东屋和大门两间平房，西边又建了3间瓦房，靠

大门盖了一间厨房，南边打了院墙，整体形成了一座匀称的四合院，老少3代7口人住上了宽敞的房屋。

2000年5月，我随旅游团去两江旅游，沿途农村的楼房林立，令人目不暇接，使我有了新的想法。回来后，妻子对我说：“村西xxx家盖楼哩。”我问她：“你想吗？”“盖楼谁不想。”我说：“好，咱想到一块了。”妻子笑了。

当年秋天，我们建起了两层小洋楼。2003年建了门楼，门楼是两层平顶琉璃瓦封檐，过往的路人都要停下看好久。我家6口人，居住面积300多平方米，经常在家的却只有我与老伴，有房无人住，上层多当成了仓库和储存

室。在住房富裕的情况下，儿子见别人买房，也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新楼。

我家的建房经历总结起来共分三个时期：第一个时期是因居住困难、形势所迫而建；第二个时期是为改善住宅条件而建；第三个时期是为提高舒适度而建。今天的居住条件，放在70年前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

村村如此，家家一样，楼房在现在的农村已不足为奇。今天的富裕美好，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。大河没水小河干，大河水涨小河溢，全中国的小家庭都和国家这个大家庭紧密相连着。生活在当今社会，我自豪。

■ 于玲

提起鞋筐，60后、70后的农村孩子都很熟悉，那时候农村几乎家家都有。听母亲说，鞋筐是用柳条编的，编得严严实实，没有一点缝隙，就像簸箕的编法一样。鞋筐有的口是方的，有的口是圆的，姥姥的鞋筐口是圆的，大概有十几厘米深。鞋筐是姥姥的重要家当。

姥姥做一手好针线活，鞋筐里盛的都是她的工具，有针、线、剪刀、顶针、尺子，还有一些碎布以及她的裹脚布、扎腿带子。姥姥是个讲究人，从不让人随便摸她的鞋筐，怕弄乱了。姥姥特别爱干净，追求完美，不喜欢家里太凌乱。每天早上，姥姥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，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。

听母亲说，姥姥从小就勤快，也许是过早失去母亲的原因。姥姥7岁就没了母亲，跟着叔叔婶婶长大，16岁就嫁到了姥爷家，做一家人的饭菜，做一家人的鞋。姥姥年轻时长得很漂亮，中等身材，皮肤白白净净的，一双漂亮的杏核眼，高高的鼻子，小巧的嘴，一看就是大家闺秀（姥姥娘家是城里做生意的）。姥姥的衣服鞋子都是自己做的，她喜欢穿带大襟的布衫，小站领，精致的盘扣，特别讲究，一年四季领口的扣子都扣得规规矩矩的，更显得端庄秀气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姥姥里面经常穿一件白色布衫，外面穿一件蓝色或灰色布衫，下身穿大裆裤，裤腿常年用一根长长的扎腿带子扎着，一双小脚



姥姥的鞋筐

用裹脚布裹着，是标准的三寸金莲。在那个年代，姥姥也是时代佳人。

每到农闲或下雨天，姥姥就端出她的鞋筐，拿出针线纳鞋底。鞋底上的针脚那叫一个整齐，无论横看、竖看、斜看都那么整齐，像列队的士兵。出于好奇，我也想试试。一次姥姥去厕所了，我赶紧偷偷拿出她的鞋底纳了一针，谁知被姥姥一眼识破，说针脚太长不好看。姥姥就是这样，针线活不允许

有一点瑕疵。我们姊妹几个的鞋子都是姥姥做的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姥姥给我做的桐油鞋，既保暖又能雪、雨。桐油鞋的鞋底是千层底，鞋帮是用绿粗布里面加上棉花做的，做好后刷上桐油，再晾干。完工后的桐油鞋用手一敲响当当的，穿上去既舒服又好看。我立马出去显摆一下，羡慕那些小伙伴们，她们非让我脱掉给她们试试，每当这时，我都会自豪地说：“这是我姥

姥给我做的，你也让你姥姥给你做一双呗。”

姥姥虽然年龄大了，但是鞋筐仍是她最好的伙伴。街坊邻居都喜欢从她的鞋筐里拿些碎布给孩子补衣服，因为她经常帮乡邻们裁小衣服，剩下的有碎布片。姥姥不但针线活做得好，裁剪技术更是无人能比，是她们村有名的巧奶奶。村子里无论谁家添了小孩子，需要做小衣服，都找我姥姥裁剪。

记得暑假的一天傍晚，我和姥姥在院子里的软床上乘凉，晴朗的夜空满天繁星。姥姥正给我讲牛郎星、织女星的故事，“奶奶在家吗？”有人叫门，我赶快跑去开门，原来是后院的果嫂子。她手里拿了两个红鸡蛋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奶奶，我来请你给我剪两身小衣服，闺女生了，过几天要去贺喜。”姥姥把果嫂子让进屋里，拉开灯，在地上铺上席子，把布伸开，端出她的鞋筐，拿出剪刀、尺子，又从院里捡个坷垃用来画线。不一会儿，小棉袄就裁剪好了。该裁剪小棉裤了，姥姥问果嫂子：“是要枣核的还是要板凳腿的？”“一样一条吧。”果嫂子说。

听着她们的对话，我很纳闷，心想：这“枣核”和“板凳腿”是什么意思？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棉裤的样式。姥姥帮人家裁剪小衣服，从来不收取任何费用，都是义务劳动，所以姥姥的口碑杠杠的。

姥姥已经离开我们十几年了，姥姥的鞋筐也不知哪去了。每当回忆起姥姥时，我的眼眸又湿润的。

